

# 论伍子胥故事的现代演变

○ 姚海英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伍子胥故事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焕发新的活力与光彩。在现代京剧及地方戏中伍戏大量出现;扬州评话《伍子胥》采用通俗化、口语化的语言形式再现历史人物的风姿;安徽新戏《伍子胥告状》则以阎王断案的方式重新审视伍子胥的千秋功过;诗化历史小说《伍子胥》以诗人的哲思来解读历史,在小说的诗性土壤中伍子胥又获得了新的生命。

**[关键词]** 伍子胥; 故事; 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05)11-0094-03

从史书到变文,从杂剧到传奇,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伍子胥故事始终显示其勃勃生机。随着时代的发展,伍子胥故事也被赋予新的艺术形式而得以新生,从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与光彩。在现代京剧舞台上,各种伍剧常演不衰,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在现代小说家那里,伍子胥故事成为炙手可热的创作题材,他们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来塑造心目中的伍子胥形象,寄寓个性化的情感体验。还有各种地方戏、民间曲艺也以不同的方式来演述伍子胥的传奇经历。总之,伍子胥故事以新的文艺形式显示了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 一、京剧及地方戏

现代京剧《伍子胥》由四出单本戏组成,它们分别是《战樊城》、《文昭关》、《浣纱记》及《鱼肠剑》。同题材的《鼎盛春秋》(又名《临潼会》)则包括《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浣纱记》、《鱼肠剑》、《专诸别母》和《刺王僚》七出折子戏<sup>[1](P19-25)</sup>。根据《京剧剧目初探》一书所载,还有《临潼斗宝》、《出棠邑》、《武昭关》、《卧虎关》、《战郢城》等伍戏<sup>[2](P24-29)</sup>。这些剧目以京剧特有的形式表现了伍子胥不同阶段的传奇经历,对于推进伍子胥故事的通俗化、大众化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文仅以《文昭关》一出为代表略作分析,以窥全貌。

《文昭关》又名《一夜白须》。剧演伍员满腹含冤欲到吴国借兵报仇,行至昭关,朝廷已在关口挂其

肖像,欲悬赏捉拿。幸而遇到隐士东皋公,把他带到山庄隐藏在家中的后花园内。因暂无良策,伍员焦虑过度,到第七天夜里伍子胥竟然愁白了头。东皋公见到白发的伍员,其相貌恰与好友皇甫讷相似,忽生一计,将伍员乔装改扮后,与皇甫讷同过昭关。守将错把皇甫讷当作伍员,将其拦住,而伍员趁机混出昭关。守将知道错抓了人,遂将皇甫讷释放。

史书中只有寥寥几字记载的“过昭关”,在此敷衍成了一出完整的喜剧。剧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虚构了东皋公、皇甫讷等人物,并巧妙地构思出子胥报仇心切而一夜间须发皆白这一情节,这样的构思虽极为夸张,却符合艺术的真实。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暗渡陈仓”成为可能,大大增强了故事的戏剧化效果,给人以巧夺天工之感。当然,这种情节安排,本身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落难英雄的同情与美好的期待,富有浪漫主义精神。

《文昭关》在戏剧语言上也有相当的成就。人物的台词通俗晓畅,音韵和谐,且表情达意准确、自然。如子胥的唱词:“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一连七日我眉不展,夜夜何曾得安眠。俺伍员好一比丧家之犬,满腹含冤对谁言,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今夜未过又盼明天。”<sup>[3](P19)</sup>对人物愁苦心理的刻画可谓丝丝入扣,抒情性强;形式上句句押韵,节奏分明,演出效果极佳。再如东皋公听伍子胥抱怨后唱的:“听罢言来心内酸,铁石人闻也泪涟。背地里只把老汉怨,袖内机关他怎参。救人如把弥

[作者简介] 姚海英,女,浙江缙云县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陀念,明日保他过昭关。”<sup>[3](P119)</sup>表现了这位隐士的善良、仗义与坚决。

除了京剧外,其他各种地方戏中的伍子胥故事也是盛演不衰。如《文昭关》流传甚广,汉剧、川剧、豫剧、河北梆子、秦腔都有此剧目,在安徽新戏中还出现了《伍子胥告状》一剧。《伍子胥告状》以子胥冤死后到阎王殿告状开端,以回忆的方式再现子胥力谏夫差及被赐死的经过,最后以阎王宣判、子胥悔悟结束。综而观之,这部作品有两个较为鲜明的特点:一是在构思上,作者跨越时空,大胆虚构,想象极为丰富。被封为天界钱塘神的伍子胥入冥界告状,为了明了案情,当年人间的历史悲剧又被重演一遍。阎王宣判时,子胥、西施、范蠡、夫差、伯嚭等齐聚一堂,或悲叹命运,或争辩是非,或悔恨交加,或乞求免罪。这种离奇变幻的情节,揭示了世态炎凉,影射了官场黑暗,也凸现了人物性格。

二是在主题思想上,作者对伍子胥的“愚忠”提出了批评,颇引人深思。阎王的判词表明了“愚忠误国”的主题:“效忠君王一人,忘记百姓安乐。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生灵涂炭,饱受战祸。这老百姓受苦,难道你没有罪责?”子胥也有所悔悟:“自缚锁链怎挣断,愚忠误国是祸端,悟出道理悔恨晚……。”

当然,作者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审视这一问题的。阎王的这几句话代言作者的心声:“倘若听从大臣劝说,废弃昏王,贤君辅佐,国富民强,功勋卓越。但真让你叛君弑主,又有点情理不合。历史局限,岂能超越?判你有罪,未免苛刻,千秋功罪,还是让后人评说!”<sup>[4](P62)</sup>

## 二、扬州评话《伍子胥》

扬州评话《伍子胥》首先由著名演员费骏良根据《东周列国志》敷衍而成评话底本,后又经汪福昌、费力二人编写成书,全书总共34万余字。书中虽有大量的虚构成分,但基本情节仍符合历史事实。

扬州评话《伍子胥》(以下简称评话《伍子胥》),叙述内容从楚平王纳媳逐子开始,至伍子胥墓鞭尸为止,以伍子胥的不幸遭遇及其复仇经过贯穿全书。全书共16回,前三回可视作故事的开端,分别是“祸起宫闱”、“父兄蒙难”、“一门忠烈”;交代了伍子胥出逃的缘由;四至六回叙写子胥逃亡的经过,分别是“衔冤走国”、“闯过昭关”、“渡江乞食”;七至十一回详细述说伍子胥如何在吴国站稳脚跟,中心事件是荐专诸刺僚,扶公子光即位;十二至十六回是全书的高潮部分,描述伍子胥强吴攻楚为父兄报仇的具体经过,以“入郢鞭尸”作结。

讲史评话是一种口头文学,由民间故事发展而来,允许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有较大幅度的虚构。评话《伍子胥》较好地发挥了这一特色。书中主要的事件和事件的本质意义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参与事件的人物主要表现也基本和历史人物相符,但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手法,对情节作了适当的和必要的取舍与扩充,对人物也作了合乎逻辑的夸张和转换。以《入郢鞭尸》一回为例:史书中对攻克郢都的经过和子胥复仇行为记载比较简略,评话《伍子胥》在不违背基本史实的前提下详细地敷衍了这一事件的始末。子胥以攻心战诱敌出城却又欲擒故纵,乘乱遣吴军奸细入麦城,从而以里应外合的方式夺取麦城。攻入郢都后,并不直接写子胥鞭尸复仇,而是层层推进,虚构了寻找平王之墓的经过。先是写被众多的假墓所迷惑,费尽周折不见真墓,正当懈怠之际,忽见一老者面水而祭,经交谈方知平王的真墓在水下。平王为保守真墓的秘密,不惜活埋了石匠、宫女、内侍、兵丁。而老人所祭的是自己的儿子。再写子胥如何掘墓、鞭尸、剜眼,将子胥的仇恨渲染到极致。这中间的想象虚构,一方面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生动性,符合听众或读者的欣赏要求;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子胥的足智多谋、报仇心切,平王的暴虐无道、心狠手辣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评话《伍子胥》在艺术形式上有其鲜明的特点:一是夹叙夹议的叙述手法。作品在叙述的过程中常插入作者的议论、点评。如《入郢鞭尸》的回末,作者既肯定了子胥是个英雄孝子,又坚决反对其掘墓鞭尸的报仇行为,认为此举过矣。这对于全面理解人物形象不无帮助。二是高度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如《吹箫过市》开头写到:“伍子胥一路晓行夜宿,今日已抵吴国的都城——梅里的城外。只见这座城池城墙高耸,市面繁荣,熙来攘往,舟车不断,热闹非常。人情风俗与楚国大不相同。伍子胥心内一想:我从现在起,就要讨饭了;身上虽有几文还没用完,也不能再用了。何以呢?要防个意外。我在这个地方一无亲,二无故……常言道,好天要防阴天,口袋里存几文总比两手空空好得多。但怎么样讨饭呢?”<sup>[5](P193)</sup>这样的语言易被人们接受,对人物谨慎性格的刻画也入情入理,能引起听众的广泛共鸣。

## 三、诗话小说《伍子胥》

在现当代,随着小说这一文体的兴盛繁荣,伍子胥故事又成了小说家创作的重要题材。他们或用长篇、中篇,或正体、变体,以不同的方式演绎着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并在作品中渗透着个体的感受、赋予

时代的气息。这些作品大多以历史事件为情节框架,想象丰富,细节完善。如褚兢的《伍子胥》,以长篇章回体叙述主人公的传奇一生;李劫的《吴越春秋》,以新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式再现历史风云,被称为“新历史文学”。但是风格独特、最具意味的当数现代著名作家、诗人冯至的诗化小说《伍子胥》。

冯至的《伍子胥》为中篇小说,在情节上截取了子胥逃亡这一片断。而且作者有意淡化子胥亡吴的故事情节,融入了作者个人强烈的情感体验。作者运用诗性化的思维来展现子胥亡吴时的复杂心理,同时采用诗化化的语言进行大段大段的情感抒发。在这些语言当中渗透深刻的人生体验,体现了对人生的终极思考,在隽永的诗味中显示出哲思的魅力。冯至在《〈伍子胥〉后记》中写到:“我这里写的是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为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悉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sup>[6](P369)</sup>纵观全文,小说的主题不在于再现伍子胥鞭尸复仇的英雄事迹,作者真正关心的是孤独者的人生决断,生命的成长及对美好人性的期待。

那么伍子胥是怎样经历生命的成长和人生的抉择呢?在城父等候父亲音讯三年,等来的是使者的诱捕。子胥毅然决定:“祖先的坟墓,他不想再见。父亲的面貌,他不想再见,他要走出去,远远地走出去,为了将来有回来的那一天,而且走得越远,才能回来得越快。”<sup>[6](P313)</sup>带着为父兄复仇的重任,他要走向远方。在林泽,楚狂夫妇辛酸的谈话,使子胥感到天地虽大,却无处容身;与申包胥的邂逅,使子胥领悟了友情,也领悟了朋友间不同的人生抉择:一个把一座盖得不满意的房子推翻,一个等待着推翻,然后再把它重新恢复。在涓滨,太子建“由于贪图一些小便宜在作些鬼祟的计划”而被处死让他失望,而人们对贤相子产的敬爱和怀念,让他经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但作为流亡者,他要继续前行。在破败的宛丘,他想起伏羲氏、神农氏,想起一切创造的艰难和这艰难里所蕴含的深切的意义,一路上窄狭而放不开的心被扩大了。过昭关,子胥体验到“蚕在蜕皮时的那种苦况”<sup>[6](P341)</sup>,但也预感到“他也可以把一些眼前还视为不可能的事实现于人间”<sup>[6](P313)</sup>。在江上,“整夜浸在血的仇恨里”的子胥和“疏散于清淡的云水之乡”的渔父相遇了。慷慨无私的引渡、深切感人的渔歌,给子胥以从未有过的美好体验。溧水河畔,子胥身心俱疲,有幸得到了浣衣女子

沉重的馈赠。这里,没有多少语言的交流——有了凝注着人类共同情感的一钵饭已足矣!延陵的季札令他仰慕,但复仇的志愿让他选择了离去,他终于来到吴市,结束了逃亡,也揭开了复仇的序幕。

一路上,伍子胥一次次地感受着这些美好的东西,又一次次地经历着内心的矛盾,为了完成使命,他必须割舍、克制、断念这一切,子胥在一次次的内心矛盾里修养发展着自己:生命于他既是一个目的,又是整个过程。作者传达的不仅是子胥个人的生命体验,而是人类共同的生命体验。试想,我们的生命历程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这部作品不再是一般的历史小说,而是一首叙事哲理诗!

整部小说的语言也是高度诗化化的。作者通过一个个意象,在直抒胸臆的心灵独白中展现个体生命的思考。如:“壁上的弓,再不弯,就不能再弯了;囊里的箭,再不用,就锈得不能再用了。”<sup>[6](P313)</sup>鲜明的意象和节奏,透视出子胥复仇反抗的内心抉择。“这钵饭吃入他的身内,正如一粒粒的种子种在土地里了,将来会生长成凌空的树木。这画图一转瞬就消逝了,——它却永久留在人类的原野里,成为人类史上重要的一章。”<sup>[6](P355)</sup>这样一个亲切的哲理抒情场景,简约了一切不必要的修饰,留下尽可能多的空白,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总之,进入现代的伍子胥故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封建的忠孝观念已被极大地淡化,而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得到充分的张扬。创作者更多的是以现代人的观念去体悟伍子胥这一古代英雄的爱恨情仇、得失荣辱。而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碾进,时代还会赋予伍子胥故事以新的形式和新的精神内核,使得伍子胥故事具有永恒的魅力。

#### 【参考文献】

- [1]许祥麟.京剧剧目概览[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 [2]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
- [3]戏曲[M].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48.
- [4]黄孝义,赵士鼎.伍子胥告状[J].安徽新戏,1994,(3).
- [4]费骏良,汪福昌,费力.伍子胥:扬州评话[M].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
- [4]冯至.冯至选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